東坡全集錄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序　　　　　　　　後學儲欣

悲夫悲夫東坡先生萬里北還復玉局散吏卒中瘴毒客死常州之毘陵時建中靖國元年也文集七十五卷余擇其詞理精確熟復而不厭者如干篇録爲一書不去几案常常展對所以悦於目而諷於口也昔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是故聖賢之處於世有能爲者有不能爲者其所能爲皆人也所不能爲

皆天也公少壯登朝忠愛孤秉嬉笑怒罵鏗鏘成文然而嘉祐之政變爲熙豐元祐之後繼以紹聖於是羣兇得志衆正刲屠日異月新罔可思議此則天禍人國而豈公之所能爲哉公身雖客死名冠黨碑凡所著書斧劈火焚鮮有遺者豈知物極必反金師南牧徽欽北囚汴京九廟刈殺耦耕禾黍極目小人得志其效如此然邪正之辨自此較若白黑矣高宗崎

嶇艱苦僅獲偏安追惟前哲於是有太師之贈孝宗繼之則又有御製文集之序然後公之大節炳炳乎與天壤同敝而其文章亦風馳雨驟家絃戶誦以訖於今詩曰雨雪飄飄見晛聿消此之謂也余錄公文特書此二篇冠乎其端嗟乎嗟乎此定論也後之人猶有挾區區偏黨之私發猖狂之說枝辭琢正思以易之夫孰得而易之

宋孝宗御製蘇文忠公文集贊并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

雲章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　言必己出　綴詞緝句　文之蠹賊
手扶雲漢　斡造化機　氣高天下　乃克爲之
猗嗟若人　冠冕百代　忠言讜論　不顧身害
凜凜大節　見於立朝　放浪嶺海　侶於漁樵
歲晚歸來　其文益偉　波瀾老成　無所附麗

昭晰無疑　優游有餘　跨唐越漢　自我師模
賈馬豪奇　韓柳雅健　前哲典刑　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　恨不同時　掩卷三歎　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朢

選德殿書賜蘇嶠

宋史東坡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軾幼穎悟有識比冠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耳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

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喪除還朝適王安石執政素惡其異己以判官告院既而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即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

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決曹村泛溢滙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復請於朝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謝表語并媒蘗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軾成國史珪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帝意不允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

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朝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馬光請申嚴抑配之禁軾繳奏光是軾議請對遂止初祖宗行差役充役者多不習又虐使之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爲民病光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

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

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官遽至此乃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四年軾度不爲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論前蔡確非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不宜深罪爲仁政累宣仁后心善其言而不能用旣至杭大旱饑疫竝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宋廢

不治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
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
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
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
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
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江上流地
名石門鑿漕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以避浮山之險復言
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慶曆以來松江
築挽路扼塞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

用人以爲恨軾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
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
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召爲兵部
尚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皇后及大長公主乘犢車不避儀仗
軾劾奏之駕回詔皇后而下毋迎謁還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
侍讀兩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
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
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知定州時國事
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云云定州軍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

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初宣仁在時侍御史賈易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及弟轍所作文詞譏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為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為樂徽宗東遷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為文章俱師其父弱冠

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于四方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詩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挺挺大節毎爲小人忌惡身後猶編名元祐黨毀文集刊行者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

忘倦親製集賛賜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

爲文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賦　原第一卷

屈原廟賦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論　原第二卷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形勢不如德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旣醉備五福論
詩論
禮論
中庸論中
論　原第三卷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宋襄公論
秦始皇帝論

魏武帝論
伊尹論
孫武論下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叅校

汪　諴牧庭

姪孫在文禮執

仝校

賦原第一卷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宫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

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噭噭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生旣不能力爭而强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顚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敎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首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靑於玉瑩兮彼乃

謂子爲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品隲靈均絕確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就客口中感慨榮謝得體未免藉爲孟德耳

由入仙佛賦一變矣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

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旣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旣白

行歌笑傲憤世嫉邪

天然景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盖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

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此下與趣

反滅

論　原第二卷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

以想當然語對經典明文鈎連頓挫妙絕

當堯之時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

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風氣將開抜此大才以奏掃蕩廓清之烈歐陽公力也

子瞻調福昌主簿歐陽永叔以才識兼優薦之試秘閣六論舊不起艸子瞻始具草文義粲然今錄四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秘閣試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

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葢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

收束烱波翻
客作主

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形勢不如德論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懽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讐。强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

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

大封諸侯則無以荅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兩扇直似今所謂時文者然安得此等筆材移而措之時文哉

明三百年獨一王文恪近之

禮以養人爲本論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

百折不屈

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

刖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眉山題上一
眉

旣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已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

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之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

引伸觸長坡公擅場

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旣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盻盻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

此可謂知本矣。

公應制文字如火如潮如花際春如霞散綺使人目眩神移吟咏流連而不知止也驚才絕艷一至于此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于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

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

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
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
知夫詩之體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
蔡迷盡持
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
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
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
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
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爲之說

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如漢唐註疏云云是古序所謂詩有六義者早缺其一矣前後相沿不悟得明眼人拈出然後六義具而詩教明其有功經籍如此徒竊蘇張之緒餘者能乎哉亦好詆之過矣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

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

（與行之不勞對照）（上頭下引）

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抔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爲

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画出偶偏）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鄉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彼的）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

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

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不刊之論指出席地而坐一節雖贅亦明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强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

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强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强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

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直作禮論讀可

論原第三卷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

〇〇確〇解〇〇〇〇

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

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葢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牵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

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衂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

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葢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宋襄舉動煩擾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的與王莽一轍然吾

謂五霸列宋襄此相傳之謬說其實非也五霸若并前世言之周止有二焉齊桓晉文而已若據孟子書專指春秋亦二百四十年間自有五霸與襄無與也蓋自同盟幽而齊霸戰城濮而晉伯封殽尸而秦霸殺陳夏徵舒而楚霸三駕楚九合諸侯而晉復霸然則所謂五霸者齊桓晉文也秦穆楚莊也晉悼也宋襄何有哉坡公謂其盜仁者之名吾謂其并盜伯者之名而不可以不辨矣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

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

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

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迂濶非所以爲訓也前代聖人因時制宜本不迂濶也必以迂濶爲訓則彼不近人情者適足開詐僞之端耳安在一切便易然後引天下而日趨于詐乎觀安石亂天下自見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

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吕爭爲强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

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

竭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强申說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强而未見其能一

也。

長江天險仲謀賢主諸賢輔之雖有中原之長亦窮于無所用

奈何咎其不用哉論蜀事則當矣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

節小以推大

忽作寬論非寬也正一篇吃緊處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

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歸宿

闡發孟子意一縱一橫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强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强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

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籍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

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卽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

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養寇自封古今通患然御將之道尤在擇人非區區之術所能濟也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終